

近代史資料

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总73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郭沫若

责任编辑：闻少华

封面设计：冯式一

版式设计：刘建光

近 代 史 资 料

JINDAISHI ZILIAO

总73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
发行

新华书店 经销

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875印张 218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700册

ISBN 7·5004·0449·2/K·52 定价：3.75元

目 录

李鸿章《中俄密约》交涉

未刊密电稿	吉迪整理(1)
漠矿录	袁大化著 张本政整理(40)
醇亲王使德日记	载沣著 (138)
进步党资料一束	司马城辑(169)
少年贵州会资料选编	熊宗仁整理(210)
济南惨案资料选辑	刘锋整理(240)

李鸿章《中俄密约》交涉 未刊密电稿

吉 迪 整 理

说明：《中俄密约》原订约文本称《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》，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于莫斯科。其中心条款系借中俄建立军事同盟之名，使俄国取得在“黑龙江、吉林边地接造铁路，以达海参崴”的侵略特权。

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后，俄国为加紧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，并阻止日本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，积极策划把已经修至贝加尔的西伯利亚铁路，横越中国东北而与海参崴连接。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：这一路线从政治和战略的角度考虑，将“使我国能在任何时间内，在最短的路上，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、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”；从而“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。”（见罗曼诺夫著《帝俄侵略满洲史》）。俄国决定修路，不待征求清政府的同意，即自行派员至东三省查勘线路。清廷为此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（1895年10月19日）指示驻德俄使臣许景澄向俄外交部声明：中国愿自造铁路与俄路相接，藉此以抵制俄国的侵略要求。俄国为达到其借地造路之目的，1896年示意清政府派李鸿章作为特使前往俄国，参加俄国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。清廷于是派李鸿章为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，前往俄国致贺俄君加冕”。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从上海乘船启程赴欧。李一行人等于4月30日抵彼得堡，5月19日去莫斯科，5月26日俄皇加冕礼成。在此期间，俄皇亲自出面与李洽谈修建铁路事，后由俄方全权代表罗拔诺夫、维特出面，经多次谈判，条约内容乃全商定，经清政府谕令认可，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（1896年6月3日）中俄双方签字订约。嗣后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即令罗曼诺夫赴柏林，与中国驻德俄使臣许景澄，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（1896年9月8日）签订《中东铁路合同》。据俄方有关资料记载，俄国为收买李鸿章接受

其侵略要求，曾应允向李提供三百万卢布的行贿款（罗曼诺夫著《帝俄侵略满洲史》）。

《中俄密约》的签订是清末外交的重大事件，参与此事的仅有李鸿章、恭亲王奕訢、庆亲王奕劻、军机大臣翁同龢、李鸿藻、荣禄及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张荫桓、吴廷芬等十馀人。李鸿章于订约后，指派随员塔克什纳携带约本专程返回北京。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（9月28日）由庆亲王、翁同龢、张荫桓诣俄驻京使馆，与俄使喀西尼换约。此后不久，上海《字林西报》发表所谓中俄密约全文，其条款似是而非，中外人士辗转相传之喀西尼密约，就是这伪造约文。

至于李鸿章在俄商订密约时与军机处的往来密电，同样未归入军机处档案，《李文忠公全书》也未收入。据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第36卷第4期刊载李鸿藻之孙李宗侗撰写《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》一文称：“这些电报皆用一种特殊的密码，而由军机大臣亲自翻译，不像普通电报，皆由军机章京所翻译者，更足见交涉时的秘密。并且普通的电报在进呈御览以后皆载入军机处的档案中，唯独这批电报原文既不登载，有时只记明电码一件，而不登载原文，使后人研究者亦无从查考。当时先祖文正公正在任军机大臣，但他也不肯对旁人说这件事的详情。后吴挚甫先生编文忠公全集，以为事属秘密，将所有关于密约的电报一概缺而不录。先君署侍公（讳焜瀛，字符曾）知有密约之事，而不详细，乃问于当时帮助挚甫先生编辑奏议之常靖璋先生。常先生是直隶饶阳人，是挚甫先生的高足，他就钞了一份往来的密电交给先君，我在文中发表的即此。我尝问过文忠的后人以及李经方的后人，他们皆未曾有这些，可以说我所藏者真是海内孤本，至可宝贵。”李宗侗先生曾就原密电事查对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，“然调查结果，则外交部保存之总理衙门档案中并无此项电报，而军机处档案内除极少数次要电报外，亦未登载。予曾在大高殿细阅光绪二十二年各档，所记密约交涉者，只有若干不甚重要的电报及某月某日进呈电码几件之记载（各电见补电稿），至各要电文字，并未载入。王芸生几十年前在编撰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一书时，关于中俄密约史料曾说：“编者曾请故宫文献馆查觅档案，经单士元先生费数日之光阴，遍阅各档，仅见一军机大臣奏片曰：‘谨将李鸿章电码恭呈御览’，寥寥数字，至电码及译文，皆不见。”（《六十

年来中国与日本》第三卷，第113页，1980年三联重印本）据此可知，原密电已不知所终，密电抄本确已成为海内孤本。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及1965年出版的《光緒中俄密約全卷》影印本，先后刊出了这个密电抄本，这些密电反映了签约双方谈判的全过程，李鸿章及清政府的态度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交涉的内幕，无疑是研究中俄关系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现据以刊出，以飨读者。

原密电所注月日为农历，括号内公历为本刊编者所加。文后“补电稿”系李宗侗先生据军机处电报档等补入，非原密电稿所有。

（一）寄彼得堡许钦差上海马眉叔^① 巴黎庆钦差李伯行

正月初三日申刻（1896年2月15日）

现与喀使^②商定，乘法公司船由沪至红海口阿列克三得里，改乘俄公司船至额叠萨^③，乘轮车至莫斯科，免由法、德行，致多周折。鸿。江。

（二）寄上海沈子梅电

正月初三日酉刻（1896年2月15日）

准二月望日搭法公司船放洋，约计三十、初一必须到沪。望饬海晏务于二十五到津相候。转致盛黄道。鸿。江。

（三）寄彼得堡许钦差电

正月初九日巳刻（1896年2月21日）

约四月初可至莫斯科。各国宾客云集，乞预商俄内务府兼礼部侯爵倭龙祚福达施格夫，酌派使馆随员前往租赁公寓，并车马二辆，庶免临时竭蹶。所带随员约十一、二人。鸿。佳。

① 许景澄字竹荪，1891—1896年任驻德俄使臣。马建忠字眉叔。庆常字嵩堂，1895—1899年任驻法使臣。李经方字伯行，李鸿章之子。

② 喀希尼，1891—1896年任俄国驻华公使。

③ 俄国敖德萨港之不同译音，下文亦有译作阿叠萨、倭德萨者。

(四) 寄彼得堡许钦差电

正月初三日辰刻（1896年2月15日）

总署奏明赍呈头等第一宝星。喀使谓巴黎制最精工，为求格外美善。彼亦将酬送我皇。询各使谓贺加冕向不必送礼物，然中、俄亲厚，宜加礼，且灼棠^①前办有案，现与政府商筹土物。鸿俟礼成仍至彼都，密商要务。文。

(五) 出使许大臣来电

正月十五日到（1896年2月27日）

俄外部称奉国主谕，李相及从僚在俄境内一切概由俄国供给，以表格外交谊。澄。盐。

(六) 许大臣来电

正月十六日（1896年2月28日）

宝星已重置。定制大带，托总署供事董瀛在京配绣，请饬询带出。另有俄后衣料，能赶成，乞并带。俄内务府现拟备馆，仆役数亦乞示。澄。愿。

(七) 复彼得堡许大臣电

正月十七日巳刻（1896年2月29日）

大带衣料，询署堂，云不知，已属催。鸿二十日出京，能赶及否？俄备馆格外要好，希代谢。仆役约共三十余人。篆。

(八) 寄上海李宫保电

正月十九日申刻（1896年3月2日）

现奉寄俄、德、法、英、美国书五道，枢译因匆促，未及

^① 王之春字灼棠，1895年春曾赴俄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之丧，兼贺尼古拉二世即位。

制备绣龙明黄缎夹包袱。望饬叙侄与洪冀昌设法订制五件。每件约见方四尺，克期二月初赶成，务求精美，黄缎面，黄缎里，价俟到时照付。勿误为要。鸿。效。

(九) 许大臣来电

正月十九日（1896年3月2日）

大带等请派员与董瀛接洽寄沪，至恳。仆役彼但拟如员数，今三十余，礼官虑馆不能容，又不愿客自赁分住，甚为难，乞酌。俄外部婉请在四月初四、五到莫斯科，弗太早。澄。巧。

(一〇) 复许大臣电

十九日（1896年3月2日）

顷询署催董瀛，大带已成，衣料俟制就再寄。颇怪公未先知会。仆役仅如员数，势难遵办，仍希婉商以宽预备为荷。闻俄以到莫先后序位次，四月初三或可到。鸿。效。

(一一) 许大臣来电

正月二十五日酉刻到（1896年3月8日）

俄外部致意：行馆一切仆役全备，钩处但带贴身伺候人已足。并晰示自带与各员所带确数。澄。敬。

(一二) 复许钦差电

二十五日酉刻（1896年3月8日）

俄外部美意，感谢。老年起居行动需人伺候，未免稍多，连武弁学生约共三十四五人。随员多不带人。鸿。有。

(一三) 北京喀希尼来电

二月初三日到（1896年3月16日）

俄廷已照本大臣之请，一切预备必使贵爵相一路舒服，不至

稍受辛苦。并另备中堂伙食轮车一辆，在阿叠萨恭候。本国轮船亦奉谕在波赛^①专候。倘因改道，致俄廷所已发许多之谕必须一概注销，殊属无谓，俄廷必以为非计。本大臣敢力劝贵爵相仍照我们在北京商定之路程办理。如贵爵相因有别故必须改道，又不便告知本大臣，即请先期迳电贵国驻俄公使转达。

(一四) 复北京喀希尼电

二月初四日十点钟发(1896年3月17日)

昨因到沪后查阅各国船册，君士但丁亲王吨载稍小，恐难禁黑海风浪，故令柯乐德电商贵大臣可否改道之处。原知贵国暨贵大臣为本大臣此行多方筹划，无微不至，正在抱歉。今承电示已在阿叠萨另备伙食轮车一辆，又派轮船在波赛专候接替，自无庸另议改道。务请贵大臣放心。至医士伊尔文在敝处多年，于本大臣起居服食一切熟悉，过津时伊求令随行以备医药，不另预闻他事。闻贵大臣不甚谓然，拟令乘法船到马赛，迳赴伦敦静候也。

(一五) 寄彼德堡许钦差电

二月十三日辰刻(1896年3月26日)

十五乘法船放洋，至波赛换俄船。随员十七，供事武弁十八，仆役十，共四十五人，此确数。又交德船迳寄柏林使馆箱件，望函告，信到妥为提收。鸿。元。

(一六) 寄总署电

二月十三日辰刻(1896年3月26日)

密红。溯日抵沪后，料理行装，添购礼物，调集奏带各随员，并令素习之西医伊尔文随行，另有自备资斧愿同游历各国庶吉士龚心钊、分省同知黄家玮二员，定于十四日乘法公司船，十五放

^① 苏伊士运河北口。

洋。俄廷拟派俄船至埃及之波赛口岸接换前进，由土尔其黑海径赴莫斯科加冕地方。水陆兼程，约计四十余日可到，请代奏。鸿。元。

(一七) 复彼得堡许欽差电

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发(1896年4月7日)

顷抵新加坡，接正十九书。俟波赛换俄船再电闻。当在阿叠萨小住候车。鸿。有。

(一八) 致总署电
上海沈道

三月初申刻顷①

抵波赛。渐凉。俄皇派王爵吴克德托密斯随船来接，照料周摯，祈晤喀道谢。转津、宁。鸿。蒸。

(一九) 致柏林许欽差电

三月初十日酉刻(1896年4月22日)

俄派王爵吴随船来波赛远接，约十四可抵阿叠萨少息。随员衔名即电俄。宝星载明国书乞早寄莫。鸿。蒸。

(二〇) 许大臣来电

三月初十日(1896年4月22日)

续有函递亚丁相左。专使序次论递书先后，不计到期。德廷已定邀请之举。俄派船相接洽。何日抵阿叠萨？乞电柏林。澄。佳。

(二一) 许大臣来电

三月初十日(1896年4月22日)

俄礼官亟待钧处随僚衔名发印，恳即饬译法文，电俄馆转送，至盼。澄。蒸。

① 原文如此。

(二二) 许大臣来电

三月十五日（1896年4月27日）

昨派员并函陈，顷闻俄廷拟邀驾先至森都。如定行，乞电示，俾澄辞奥即来俄。元。

(二三) 复柏林许钦差电

三月十五日午刻（4月27日）

明日未正乘官车往森都，约两日到。宝星务速交勿误。鸿。咸。

(二四) 总署寄天津交李经迈电

由海兰泡接递 三月十五日午刻（1896年4月27日）

顷抵倭德萨，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。沿途托庇平顺，鸿体气如常。俄皇令外部电催，趁此暇日，先赴彼得堡递国书接见。明日未正乘官车行，两三日到。在彼应酬稍毕，再往莫斯科候贺加冕。请代奏。即转沪、宁。咸。

(二五) 北京总署来电

三月二十日巳刻（1896年5月2日）

密。俄使来商接筑东三省铁路，本署允以中国自办，无须代筹款，代荐公司。喀谓，果尔，则俄别联倭。其言甚悖，决非俄廷本意。本署驳论，喀亦无词，但谓不用俄公司，亦不可用他国公司。迹近挟制。本署要以中国自办，拟由黑龙江运料。喀允电外部，兹将现议情形电告，以备外部见商，内外一气。皓。

(二六) 复总署电

三月二十日酉刻（1896年5月2日）

覆电悉。（以上电报档无①）十八抵彼得堡，各官接至车站。

① 此为原编者所加，以下同。

晤外部请期，订于二十二日未正俄主在皇村行宫接见。鸿。哿。

(二七)寄总署电

三月二十一日戌刻（1896年5月3日）

密。俄户部微德来谈东三省接路。缘自尼布楚至伯力，道纡河多，工费太巨，不若由赤塔过宁古塔之捷速省费。本欲借路速成，藉纾倭患。今中国虽认自办，但素习颟顸，恐十年无成。鸿谓代荐公司，实俄代办，于华权利有碍，各国必多效尤。彼谓若皆（“皆”电报档案作“竟”）不允，自办又无期，俄拟做至尼布楚一带即停工候机会。但从此俄不能再助中国矣。查此意系微德主持，其才略俄主最信任。罗拔两晤均未提及。合先密报。鸿。马。

(二八)寄总署天津李经方电

二十二日酉刻（1896年5月4日）

顷俄主在皇村行宫接见，面呈国书宝星，并读颂词。俄主谓远来辛苦，慰劳周至。询及马关伤痕是否作痛，仍忆李经方前奉旨赴神户慰问，射钩之耻可知。据云二十五回城宫（“城宫”电报档案作“城后”）验收礼物，拟再面谈。请代奏。转宁沪。鸿。养。

(二九)寄总署电

三月二十五日酉刻（1896年5月7日）

密。向例递书后不再见，今俄皇借回宫验收礼物为名，未正接见，令带经方传话，不使他人闻知。先将礼物逐一查问，属代奏谢。旋出示所藏镂金托金玉如意，乾隆古稀天子玉玺，皆精品。即引至便殿，赐坐畅谈。谓我国地广人稀，断不侵占人尺寸地，中俄交情近加亲密，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，中国有事亦便

帮助，非仅利俄。华自办恐力不足。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，妥立章程，由华节制，定无流弊。各国多有此事例，劝请酌办。将来倭、英难保不再生事，俄可出力援助等语。较微德前议和厚。未便壅于上闻。谈六刻归寓，彼即回行宫。请代奏。鸿。有。

(三〇) 总署来电

三月二十五日酉刻到（1896年5月7日）

奉旨：“李鸿章安抵彼得堡，深慰廑系。至联络邦交，筹商一切办法，可随时电闻。钦此。”敬。

(三一) 寄总署电

三月二十七日辰刻（1896年5月9日）

密。昨罗拔邀赴外部晚饭，与微德会议。该君臣皆以东省接路为急，微谓三年必成。鸿以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险，我办漠河矿久，知漠至齐哈尔省^①高山丛莽，人迹不通，必须穿过，亦甚难办。彼谓多费工而直捷合算，中朝自办，无款无期，不如令华俄银行承办较速，姑属妥议章程送核。鸿云此须请旨定夺。至俄皇所称援助，罗谓尚未奉谕，容二十九请示后再面商。大意以若请派兵，须代办粮饷。华有事俄助，俄有事华助，总要东路接成乃便。俟成准后另订密约。鸿按我自办接路实恐无力，又难中止，两事相因，应否先修订援助，后议公司，请代奏候旨。初四赴莫斯科，更无暇及。沁。

(三二) 北京总署来电

二月二十七日巳刻到（1896年5月9日）

远涉贤劳，平顺可喜。十八日本署与喀论铁路，告以由龙江

^① 原文如此。

水路运料则兴办速，喀首肯，云须达外部。盖松花彼已行船，于情理正可相抵，然非鼎力不能成，希密商之。径。

(三三)复总署电

四月初一日酉刻（1896年5月13日）

密。径电悉。顷与罗拔议龙江运料。查瑷珲约云，龙江等只准中俄行船，外国不准行，是有明文。罗谓咸丰十年续约，龙江下游至乌苏里河会处，北岸属俄。虽未提前约行船事，然从未禁阻，运料自无不可。喀电无此语。鸿询海参崴巡抚，俄有大轮公司一，行龙江下游；小轮公司二，行上游，俄廷岁助巨款。龙江口正对库页岛，在崴东四千里，华轮向未能去。即准我运料，只可借用俄轮。另电密陈。可否由堂亲译免传播。俄虑英、倭疑忌探听。鸿。东。

(三四)寄总署电

四月初一亥刻（1896年5月13日）

密。顷罗奉俄主命，拟具密约稿面交转奏。其文云：大清国大皇帝、大俄国大皇帝因欲保守亚洲大地现在和局，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之事，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。是以大清国特派某，大俄国特派某，为全权大臣，即将全权文凭互相校阅，均属如式，立定条款如左。第一：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夺俄国属地，或中国土地，或朝鲜土地，即牵碍此约，立即照约办理。如有此事，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，尽行派出，互相援助。至军火粮食，亦尽力互相接济。第二：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，非由两国公商，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。第三：当开战时，如遇紧要之事，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舰驶入。如有所需，地方官应尽力帮助。第四：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、粮食以期捷速起见，议于黑龙江、吉林边地接造铁路，

以达海参崴。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，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，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。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，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。第五：无论和时、战时俄国均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、运粮、运军械。第六：此约应由第四款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，以十年为限。以上各款惟第四末二句系鸿商添，俄无异词。是否可行，乞速奏请旨示遵。莫斯科礼节繁重，在彼当住十余日即赴德。东二。

(三五)寄总署电

四月初二辰刻（1896年5月14日）

密。驻倭之俄使与倭亲王偕行，欲为倭解说，与俄密约图朝鲜。俄皇不许，故廷臣皆疏远之，今愿结好于我。约文无甚悖谬，若回绝必至失欢，有碍大局。罗拔密议时只微德在坐。微续示中俄公司合同草底，大意中俄集股，不准收别国商股；无论盈亏，岁贴中国二十五万，先交二百万，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，中国可自收回。均照各商路通例。鸿谓事体重大，猝难定议。密约如奉旨准可即画押。路事须派员在北京妥商。合同甚长，译出再寄。罗云喀电拟不复，此议出则喀前议作废，乞暂勿告喀。请代奏。鸿。宋。

(三六)北京总署来电

四月初四日巳刻到（1896年5月16日）

奉旨：“俄君厚意可感，此后邦交益固，着李鸿章代达申谢。至接路，我欲自办，一则兴中国商务，一则杜他人援请，非有所疑也。用俄公司，雇俄工匠，购俄物料，皆可行。着将此意与外部商酌。另三条着酌办，如有端倪，电闻候旨。钦此。”另密约三条。一、如有兵事，俄与中国彼此援助。一、松花、混同两江彼此行船。一、中国令资本五百万附入俄华银行。冬午。遵旨亲译。

(三七)寄北京总署电

四月初四日未刻发(1896年5月16日)

顷奉冬午电旨，谨遵。俄部臣均赴莫斯科。与罗拔约，到莫后如得京电，俟彼少暇再会商。初十、十一俄主接见三十六国大使，外部甚忙。接路自办，罗、微谓是正办，但虑延宕。俄欲改道至海参崴，空出尼布楚至伯力一大段，非另接支路也。约内第五款意指此。我自办是否由关外接至赤塔？道远款多，又须另筹接至双城子支路。且伊必询几年造成，密约限明，望妥筹速复。三条内第一即罗稿之一、二款，松花、混同彼此行船，当易商；五百万想是接路资本。连日俄廷导游造枪炮各厂，三分口径枪三百万枝连夜赶制，大小炮无算。并随俄君观新铁甲两艘下水，一重一万三千吨，一【重】八千吨，皆鉅观。仍续造。请代奏。鸿。支未。

(三八)寄北京总署电

四月初六日戌刻(1896年5月18日)

顷晤罗拔，属将朝廷感谢之意转达俄主。渠允明日见皇面申•自办接路，告以欲兴商务。彼云，前拟办法即兴华商务。又谓杜法、英交相援请。彼云，照此援请无后患。复请雇俄工匠，购俄物料。彼云，喀电有此语，未允行，此需巨款，恐华债已多，难再借。告以筹五百万付银行。彼云太少。又告以用俄公司改为中同公司。彼云，俟约同微德会议。看来似有端倪。鸿谓如可定议，密约第四款末应删改，第六应改二十年为限。彼云可商，但铁路无成，另约即无庸议。请代奏。鸿。语。

(三九)复总署电

四月初七日戌刻(1896年5月19日)

顷与罗拔、微德会议密约各款。罗谓第一删去“或与日本同